



第一四六六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粵西文載(二) 清汪森編……………一

第一四六六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鈔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騰錄貢生臣王 官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二十二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城郭公署

全義縣復北門記

唐 柳宗元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
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刻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
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
於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
卷二十二

於恠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
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難以出問之其門
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今故塞之或曰以
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餽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遵曰是
非恠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
詢於羣吏羣吏叶厥謀上於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
謹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
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

子徒也為之記云

桂州新城記

宋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惟天子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甍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事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

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葺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建業隆兌州記

李彥弼

蓋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國有聖人焉靈承駿命體

道以光臨旋幹乾坤籠絡宇宙執象而天下往守樸而萬物賓殊類稽首遐陬嚮風圖山川以為吾疆理闡壙壑以為吾金湯糾種族以肩聖氓屬梯航以翔壽域茲固其所皇宋重熙八葉聖人東至一照太清敷皇猷霧客渥文聲之所陶沐義威之所馭皆薰華被夸雲潤星輝鳳儀獸舞巨尺寸之堪輿罔不齊日月之榮光醲陰陽之溥和鼓舞乎風雲之震薄瞻仰乎河漢之昭回者矣夫蠢僂大邦載厥詩雅噫螫吾鄙創瘡吾民茲浩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所病也迺今屈膝款塞籍疆請吏顧無驚邊而机士迺有千城而固圉豈不端為盛時休謹按邕州左江化外溪峒所列州縣株蠕帶縈環接外界中聯省地如自杞寬樂馬嵩等州綴夜郎牂柯巴蜀之境西連大理南徹交趾旁介毗鄰遙距南詔其餘波羅壇諸蕃錯以大牙絲以鼠穴深探其淵而僧之凡為州縣四百五十餘區幅員幾周萬里雨皐煙蕪土壤毛沃饒桑麻穀粟之資毓金銀銅鐵之寶夥趨毯布馬之貨赴寧廣射鹽砂之高

氣候得中無瘴厲嵐瘴之淫苦風聲差爽有塗路言語之交通厥民以忠義信好相尚刻竹火書以為要結然而其人常骨息苟安不能自嬉其生何耶蓋緣瓜剖豆祛自相長雄信凶獍黠更鏤千而膏魚肉洵洵匪寧厥居惟是傾心企踵仰思聖人之國願為王者之民神宗元豐之化浹洽炎海當是時諸蠻已啓納土歸順之志聖上繼烈考之睿明恢無外之神化嶺海之裔斑斕之宗競輸誠而僕招納願入貢而即羈縻於是武經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權知賓州黃遠政和三載閏四月抗章以鋪建闕之功條利害之源謂無染鍰拓土無倪遂乘機會操以德意疏以利門扳而翕之首豪靡然操銅印者五十餘枚以為執驗經略安撫司刻狀以聞而公卿總議以謂來莫禦去勿追三代所以待四夷也彼自挈而來吾因撫而有此不忘遠無此疆之義也聖上訪道空同具茨之麓凝神蜩蛸蠟獲之虛曠然以天下為度一眎而同仁廟堂之上論道宗工乞言大老夾宸極而幹鴻鈞聚元精

而禪至德一心既協萬國自寧迺詔以集賢殿脩撰鄧陽程公鄰知桂州行經略安撫司事程氏世抱忠孝為時聞家先政寶文公帥桂垂十稔威勳薰茂羣孽聳伏脩撰公挺奇龐關父之資負顯允塞淵之器是為寶文公子矣遭遇聖知來繼父政光開將閫三十餘城兵民重寄端在掌握夙夜匪遑蘊宣謀圖以報上於是詔漕臺憲司常平使者戮力億貴以襄厥役命廣州觀察使黃璘同叅措置忠州團練使李坦專提統制衆髦並奮據其要衝建業二州五砦畚插雲驪板杵雷動衆心成城百雉俄踴首功於政和四年甲午之冬迄績於政和五年乙未之春凡所錄州縣鎮洞村團隘一千三百七處丁口五十七萬四千一百餘人鼎收賦稅金穀糧馬等物每歲各以一千六百有奇為定式納土渠長各補授印官班爵秩寵以衣襖冠帶新民繫職方籍者以鹽絲牛油充其犒資聖恩涵濡遠情大震興隆山置州賜名隆州萬松坡置州賜名允州五砦以金斗鳳憐安

江恩王朝天名之二屬縣以興隆萬松名之樓觀岩峴溝池濬清充實府庫開設學校去馬來牛之混同障烽亭鼓之滅卧盤石鞏固永為邊藩於戲偉哉茲豈人力益天相之也昔伏波將軍馬文淵提軍深入極九真交趾之境簪銅柱以標漢界想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然而師老財匱僅以立功猶足以抗威稜而輝竹帛今都督程公遵廟算研將畧碧油垂陰裘輕帶緩寸兵不試斗糧無擾而颺馳席卷炎區底定豈非說禮樂敦詩書明効耶夫中國太陽也四夷衆陰也陽動而陰趨中國腹心也四夷手足也腹心固而手足舉聖人在上四夷綏懷自為守邊此蓋衆陰之順太陽手足之應心腹也大通天下一氣也聖人假以精真變以和平則狼心易慈鴉音變好混為一致還於道樞蓋聖人法天天道不可知善勝故也夫有苗弗率舞干羽而格之干雖為自衛之兵未免乎執兵器以示人也氏羌之畏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未免乎宣威以服人也崇國不庭因壘

而降之未免乎乘其豐而後降服也南征蠻荆馬鳴蕭蕭雖動而靜旆旌悠悠不疾而速有聞無聲未免乎攘夷狄而復境土也聖上處事法宮與道為謀雲行而雨施神動而天隨茲所以端拱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無不景從者與都督程公有美弗居撝謙不伐適緣文固博有詞人雖慚請纓之傑敢効勒銘之英抽毫進牘以命仲宣將以揚閭休於一人垂景鑠於萬年辭曰鴻區垓北中運宸樞八紘兮聖執大象旁燭霄堦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八

日星兮攝壺括夷大同漢洋蕩無名兮聖皇睿知道通為一照大清兮南陬烜赫朱方爛兮蠻貊獠宅綏判渙兮蠶陸兮氓將蠆海兮皇天聖武夔俋遠兮道滂德彌鏗韶率舞洞夷方兮冠椎帶卉狼遷鶡羊吮羶香兮卷疆曳踵警嚴邊柝拱天光兮遂荒略越豈遙屏兮戈韜弘戢操摩獮兮芒芒曠域囊土境兮天子萬齡燕龜鼎兮

桂林館記

汪應辰

事嘗廢於所忽而人情所忽不在於大每在於細惟君子特論其所當為者而已莫知其孰為大與小也然常情所忽而或者獨察焉則世始稱以為盛德之事書稱卑公曰克勤小物詩稱仲山甫曰不侮鰥寡豈非皆以小者觀之歟踰衡湘而南靜江為一都會崇墉複宇顯敞壯麗通衢之廣衍闐闐之阜盛稱其為都會之府獨所謂傳舍者在府治之西不數十步圯垣敗屋積久不治腐者欲折歌者欲仆過者即趨懼將壓焉是豈見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九

有所不逮哉夫力或不給而致然耶蓋部使者之居皆聚此邦非有待於外也加以地在一隅達官貴人又無所為而至彼其源源而前者往往皆隸吾封部之籍不然亦要為有所求者方且奔走伺候以願聞名於將命人不延勞去不追餞甚則行者摩肩坐者爭席而何敢以舍館未定有請於執事之人哉則傳舍之有無宜若無係於損益今建安陳公之開鎮也實始慨然以為力非不給而士或舍於隸人吾甚病之且傳舍之設置於

月令大以待部使者之按臨而其次蓋將使士夫羈旅於道路者得其所安亦不以別異於吏民知所以重此皆朝廷美意其可以闕然哉於是即其舊基一新其棟宇為堂面陽而列於左右者其位各四門之大可以方軌庭之廣可以合樂至於庖湍之所几榻之具莫不隨其處而備焉非公之用心一視無間其孰能致察於此自其一節而推之有以知事無不舉而民之均被其澤矣夫事無大小其造始與夫興廢者常難而蒙成者為甚易公既為其難矣則得其所甚易者當何以處之切思世之君子又將以此觀政於異日矣

桂州譙門記

尹 穡

事莫急於正其疑莫善於因其俗惟桂為廣一道都會內之二十七州與其縣之吏民外則襟帶之蠻大小以百數皆於是焉聽號令而取儀則而府之治獨設譙門而不由乃旁為小門用以出入又為樓於子城之西偏朝夕鳴鼓傳漏其上茲宣事所當然者蓋其相傳不同

常有兵火瘍疫之應是以前後來者皆畏懼牽束以故譙門久廢而不果復或復之未幾而即廢紹興五年詔以尚書隴西公來帥既至顧僚屬而言曰茲門之可復吾知之矣疑不可以不正而俗亦不可以不因乃求之父老得所鑄鐵牛上為土宿之像於城北福興之佛祠沈翳莫顧而考之圖志不載其始所置立獻伏之由說者以土牛為鎮星而桂殿西南實占坤隅若土與牛皆坤德之類也意其假是神物重祀以為一方之鎮乎遂命迎致以禮安之適有長沙黎新以易數知名召使筮焉得解之姤其辭云是謂雨偕雷天乘風難散而物遂事遇而室通利永於民思加乎公請以立春甲子日復之吉宜有雷震風雨是其兆矣已而果然惟桂之俗事神而信卜今公之所以復斯門者以此可謂於事能正其疑而因其俗矣故民始聞之甚疑以懼相與竊竊議論至騰其說以相驚動終而聞之莫不歌舞頌公謂公既正我以疑而又惠我以俗然則斯門之復庶幾永矢

而不廢無疑矣咸請書之以告後之人於是乎書

貢院記

鮑同

郡國貢闈之興廢可以觀政之善否同轍半天下還省所歷蓋有初有而廢之者矣未有亡而興之者也邦之大政莫先於取士本朝置郡國歲選於里升於鄉而養之教之三歲則羣賢而試之賓之興之於朝其養之也有學其試之也有闈豈細故哉將取而貢之則接之以禮又其衆也會之必有所於體於事為宜而置不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十三

加意者乾道二年今經略使左朝奉大夫直徽猷閣劔津張公來領府事甫報政即懷此志而府之經費百度皆仰漕臺財用無所從得又乏曠址可卜久未果為毋歎曰吾起諸生而弗就是役則終有愧會西城慈壽寺火乃以學遷焉既遷則欲即舊學作之以畢前志乃與提點刑獄滕公轉運判官姚公謀其時鹽法初復官以齏為市凡於此取辦乃捐齏之以羅計者五百而公與憲均任其飛輓之責貿齏而取其資於是五年十二

功與夫有司之職業孰非子為之凡今之公卿大夫鮮不由此途出是役也不可不記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夫人物鍾乎山川之秀地理陰陽之說聖人不廢焉郡之秀氣慈壽據其先舊學據其次前既以慈壽為學今又以舊學為貢聞異材將輩出矣姑記此以俟其驗

重修古縣廳事記

何麟

古子男之為百里者入其疆田野不闢屋廬不治者謂之無政況邑居之有廳事所以行政令臨吏民其可以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古

一日而不葺乎然使奢者為之侈棟梁華榱題飾堅塗若瓚斲亦足以厲吾民矣故政為言正也中也其猶為屋主乎正與中而已推是道也均賦役謹朝會聽曲直決犴圜必歸於正而以中道處之何但足以觀政乎蓋亦進於德矣陳君汝霖之為古縣也景行前脩篤志遠人於臺池游宴之觀未始一經意也而獨以廳事為急公餘慮農隙民不及知而已告成邑之人咸請託焉則吾有以觀其政矣乃祖文惠公有言曰仲尼設四科而

冉有李路居政事之列二子之罷非止於是蓋十哲之賢各言其所工而二子工乎政事者也遂進於四科之首則其罷詎止於百里之間哉并以予言書諸屋壁

古縣為古田成化丁酉重修古田城垣廳事彭琬有記不錄

重修鬱林州城記

譚景先

淳熙六年夏五月庚申寇李接起陸川聚徒數百於卯劫調馬場攻那南寨殺都巡檢使黨與日熾且萬人僭竊名號部分偽將相警報至鬱林官兵往討不敵而遁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古

太守以城不可守先事退避士申賊襲博白繼陷鬱林中甲申帥司水軍自雷州至賊踰城走乙酉賊衆長驅趨容州又趨化州兩郡城壁堅攻不能克羽書上聞天子亟命帥臣節制調發軍馬賊始分黨隊散保山險秋七月辛巳節制駐師鬱林九月壬申李接始就縛冬十月己酉朔班師計六閱月矣明年天子命朝散郎施公埤分銅虎符來守是邦慰安斯民其時餘孽尚出沒山谷間里之間煙火蕭然田疇荒蕪庾廩無見糧百事窘匱公

延見父老宣德布政告諭遠邇捕逆傷害從未踰月
責劔買牛成就畝畝民是用安惟鬱林自至道二年徙
治南流創建城壁迄今百八十餘年墉堞頽陷墜堦堦
塞歲一繕修不過增卑培薄而已公鑒往事具封事聞
於朝特詔帥臣計其用度以施行之公不以既請於上
而自怠其事絕游宴厨傳虛浮之費計材鳩工輦石運
甃後深增高悉倍於前城周二里八十步高一丈九尺
為屋三百二十七間敵樓四偕譙門之樓而一新之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夫城守之備應敵之具皆為初治外城濶遠上缺下陷
亦加繕理且增築甕城而新其六門焉自十月丁未始
事十二月甲子落成軍事推官符昌言兵馬監押趙節
實督其役受成於公經理勸督不愆於素故能費約而
功倍易壞而為成自非慮慮之深規模之遠何以有濟
夫鬱林為州由嶺以南亦一都會南連雷化至於瓊管
西接廉欽達於橫山為海道之蔽翼桂林之藩籬也地
平廣而無險水迂迴而不深魏文侯所謂美哉山河之

固者咸兼焉以鹽利所在舟車之會巨商富賈於此聚
居所賴以固者城池而已今郡城既壯樓櫓既設器械
既具雖異時萬有一焉盜弄庫兵於潢池之中如寇者
殆將斂衽退避之不暇又豈敢為窺闚之謀昔忠獻韓
魏公知秦州也夏人鈔邊遂增廣州城厲兵以待賊訖
公去不敢窺秦之塞正獻呂申公知定州也地接契丹
嘗有邊患其初州城興築且四年僅成一面公曰定河
之喉襟也城役其可緩乎竭力經營不期年而成今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林遭賊接之所蹂與秦之夏人定之契丹為邊患者何
異公之備禦不失其宜亦二公之用心也故鬱林士夫
皆欲刻之堅珉景先敬叙本末使百世之下尚有考焉
公毗陵人厚宗其字也

明嘉靖壬戌重修
施宗誼有記不錄

灌陽縣治記

趙善慶

縣固有宜陽之大曲逆之壯介通道大都為四方萬里
所屬目者吏於其間銛厥芒穎以眩能名流治聲於天
朝馳逸駕於官路殆如建瓴之水敷揚四達所居然也

至若附庸之邑不能什伍鄰於蠻獠僻在遐陬學士大夫率多陋其土而夷其民亦恃陋阻其教化然則幾何而不胥為夷哉全為州窮湘源而瞰嶺右於湘部為陋灌陽又其支邑去郡且百餘里遠中土而逼蠻蠻前後令長計資者翫惕以俟去苟祿者侵欲以自腴傷紀類綱顛仆相望連帥肝鄧公炯念崇爰之舊思所以惠綏其民諏詢歷歲始得今令張公從龍而刺辟焉公單車至縣謁舜祠於華山之陽拜禹廟於蠡江之畔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六

而歎曰是知所尊良心古意未泯也若之何使舜禹之澤不下於吾民乎入視公廨棟梁欲離咿軋作聲吏雨立於頽廊囚露坐於隳圉曰是聽政修令之地堙圯至此於從政乎何有因命撤之捐已所有得六十萬鍛士衆叶助亦如之掄材於野覓瓦於陶傭工於市公役而私耐之民用懽趨甫再閱月門庭革故廳宇鼎新廊以間計者百皆應時而具辛亥十月傷功壬子九月告成爽塏高明閑閣楹翼咸中矩度民奔走受令於畫簾之

側吏重足一迹於軒殿之下張君豈以是炫能名於通道大都乎又豈以是緩租賦於觀察刺史乎遠民望之曰吾慈君哲父之所宅也則信之滋篤奉之益專教化號令之孚於民顧豈貿貿而來憤憤而居遽遽而去此乎噫是真能且賢矣子方以其治狀轉而上聞張乃具顛末要予記乃為直記其實而慨士大夫分量之大有不可同日語者以腴地要郡而姦利賊虐大刻於民者類以不可為藉口灌陽最爾邑外足貢輸內給營繕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七

不知費民不知役郡邑有不可為者乎癡聾鼓腹令戶鳴琴不下堂而苾蕭之宏決於四境宜陽曲逆之大未能然而耀能名釣聲利殆智之鑿耳張君所羞道也新令尹至盡告之曰子善繼之國無小

重修義寧縣治記

曾 垓

淳祐乙巳日南至余之義邑成見吏民於邑治瞬息瓦解門壤中有門將壓而兩廡且墟惟瓦礫在草莽中詢邑士友以其故因為官是邑者率視官舍為郵舍盲瞶

而疾走他不之恤士友乃謂敝邑褊小山多於畝且環
遠皆蠻獠賦多不輸郡又督於縣救過不暇奚逞他務
惟朱令尹沂力乞仙槩鍾帥書助葺治之得其請僅能
成琴堂鼓樓余因思前輩謂官舍敝壞當葺以漸乃搏
節務還舊觀至明年得繕錢半百量入為出且新東偏
堂暫聽政介斧方聲錢穀已罄又錙積銖累越半年而
堂成因堂而樓遂集僚佐士友於其中座有進而前者
曰堂與樓既新解與廡門不可不葺余思解乃邑令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序

給錢一百緡於是工勤役興而民不知真所謂隨而悅
革而孚欲刻石以記其實余又思食焉不可忘其事一
日不可以不葺此其心也何以文為朱令尹之修繕鍾
帥書助其費連幕公記其事余之興土木實董帥侍助
其費今欲記其始末亦當叩諸文名於世者未幾瓜將
熟余奉檄入郭且思昔人有謂不憂飢寒而憂齋居之
未基者黃涪翁識之余恐又以是而譏余因記歲月以
識其欲記實之意

明嘉靖甲午增修
林元秩有記不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朝京館記

趙希

寶祐五年歲在丁巳科院清源梁公均治郡之明年也
為政廉勤甫及期靡廢不興猶病北門外道接行都屬
湖以南之尾為廣西之口士大夫高車駟馬如織往來
其有不便入城郭者莫為之寓不特此焉郡自守倅以
下初到官俟朝謁率留二十里外泊民居最為非便公
命理稼楊君繼烈度地營館得舊蓋舊堂基建屋三重
周以繚垣自門而廳旁有兩廂自廳而堂有室有庖輪

吳輝煌器用完備扁曰朝京蓋取其北上也而今之南來賓客與官是郡者得以暇豫於入郭之次無復有前時惠矣初是役也公不知費私不知役公自領事痛節浮費力檢姦欺皆得於積之贏役得於私之庸規畫於是歲之秋落成於冬初僅三月而就可不謂公敏於政而詳且悉歟嘗因是而思之自政道不古世之為吏者惟促辦於簿書獄訟期會為能視此以為不急雖解舍朝夕竊為風雨庇猶有敝而弗葺弗理者十常八九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五

暇而之他即有異見起卓思以振敝起廢為已任其能節用之餘庸民有作惠於往來而民不以勞者鮮矣公其賢於世吏遠矣哉矧可紀之政非一端特皆施其小者耳等而上之大厦萬間明堂一柱將為天下國家依賴固有太書特書不一書而止然於此之歲月顛末不可以無紀也於是乎書

慶遠城池記

元 羅咸

郡有城城有圖所以述古而垂後也百粵之間連城數

十惟茲郡兼兵民之任控西南之邊隸五縣羈縻十七州扼東七十二寨其俗悍鷙鯁治前乎作牧登埤擊柝日事捍禦不遑他務本年春余來幕府適丁寇亂室廬俱毀思所以輯寧之公退之暇周覽形勝稽度力用導官陂疏龍塘眾流匯於城南引溉浸注瀦為西塋溢於東闔光涵玻璃冷薄城址鑿盤石於香山寺囊括陂路甃涵實於五通廟畜洩淫潦又自西原廟之西葺菁相土隨地高下植以排柵練以崇垣纒聯節比叢篁蔽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五

連絡龍溪百堵皆作人奮戶趨揭敵樓十餘所參錯其間徼巡委於倖張侯賈料具什物上沂浪浦下逮彭步延袤十里江流激湍相為首尾憑高墉以游目則渺焉重湖巨浸接天羣峰倒影迎波成紋市廛鱗次宛在空明微茫浩蕩若隔蓬島雖武夫千羣不能超而越也先世民間窺利屢賄於官欲懇為由者輒沮其事發言盈耳是用不就余既集眾力以就緒乃進父老而問故龍江蜿蜒石磧屏列北山崇萃接九龍青鳥天門左右翔

蒼此山川之清淑也馮三元以文章魁天下黎特科以
及第擅當時三吳繼踵二廖聯芳或軼駕仙蹤或抗志
武毅或寄迹吏隱皆生而名世沒而廟食此人物之傑
出也又如清獻趙公以政事著績究國呂公以弭盜崇
勲蘇府君之節鉞威震乎殊俗黃太史之流芳清風凜
然高閣雲樓以飾以備式崇明祀景行先哲又慮其久
而或泯也勒之堅珉凡國有未備則載之於文文有未
悉則見之於圖俾同志者咸知所考證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二

靜江路屯田千戶所記

上以嶺南寇掠不常選將校屯田乘山列隊絕諸仇塞
遏其逗遛靜江西南曰茶峒當寇之衝朝發而夕至郡
為連絡數百里設千夫長二人視五品副一人百夫長
十七人視七品副如之兵二千八十六人人授田六畝
計田萬二千四百八十有奇前桂平縣達營齊路雅克
鄧忠翊校尉茶峒正千戶守其地務農訓兵芟蕪雜梗
連營樹柵息槎江流作堀圳以溉瀉鹵事以就緒歲克

有秋乃建候樓以伺烽警中構蒞事之廳若干楹竄倭
有舍庖福有次繚之以垣農隙則飭材閱武蒐以示禮
使民知戰故皆有勇而知方居之七年猥獠屏迹耕樂
其業予既嘉君之績用有成屯之士兵請紀其事而勒
之石俾後人知所效法遂撫其概而為之紀

增築藤縣城垣記

吳瓊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二

廣右之地西接八番南連交趾惟藤最為衝要蓋以其
左右江東流而經其城之北繡江北流而適其城之東
二水湊流接於東廣舟車輳集人物繁稠古城方五里
自宋末歸附至今圯壞久矣至治間始有峒寇自右江
乘舟出沒行劫往來任守牧者每遇警急立柵隄防而
已天厯己巳寇猖獗從繡江下攻陷其城殺傷軍民自
後來攻一十七次縱火焚蕩民舍官解神廟悉為煨燼
至順辛未春朝列大夫三峰文侯魁來知是州下車之
初首詢被陷之故慨然發憤遂集諸父老會議因古城
舊制而增損之務在於不擾而辦然以本州版籍遭火